

名家名译 随身典藏



Aura

欧拉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 著
朱景冬 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DOCUMENTS &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ALLA

ALLA

ALLA

ALLA

名家名译 随身典藏



Aura

欧拉

〔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 / 著
朱景冬 等 /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欧拉/(墨)富恩特斯著;朱景冬等译.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9

(名家名译)

ISBN 7-80109-694-0

I. 欧…

II. ①富…②朱…

III. 长篇小说—墨西哥—现代

IV. I73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第 070740 号

欧拉

(本册定价 15.00 元)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 66521270 66521152 (编辑部) 66171396 (发行部)

E m a i l: edit@cctpbook.com

网 址: <http://www.cctp.com.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金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64

字 数: 110 千字

印 张: 4.625

版 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0 元(全十册)

序言



人们常说，历史像一条长河，人是河中之舟，不断受到前浪和后浪的撞击，永远沉浮于过去和未来之间。或许，这也是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许多作品中昭示的主题。

富恩特斯 1928 年出生在两种文化交汇的墨西哥城，自幼随父母遍游欧洲。以后又从事外交工作多年，还出使过法兰西等国，对墨西哥人的处境尤为了解。他说：“鉴别的结果是我们就是不纯，就是混杂。”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他的处女作——短篇小说集《戴假面具的日子》(1954)。在《查克·莫尔》、《特拉克索尔卡索》等短篇小说中，欧化了的现代文明的假面具盖不住墨西哥人的民族



特性。譬如,《查克·莫尔》^①显然是写积淀在墨西哥人集体意识中的阿兹台克神话原型的。虽然墨西哥进入了现代文明,但神话的威力却丝毫没有减弱:“从1952年发生的一件事情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当时有人把一尊雨神塑像装上火轮运往欧洲,参加墨西哥艺术展览。传说火轮刚到公海,雨神即大显神威,招来了阵阵暴雨,后来又给整个欧洲大陆带来了滂沱大雨。这种事情从来都是很神的。再举例说,西班牙有些山谷常年不雨,那里的农民就通过邮局给查克·莫尔寄来了几枚贝塞塔,嘱咐博物馆里的人把钱币放在雨神的肚子上,结果山谷50多年来第一次下了雨……”(富恩特斯)凡此种种,不正表明了过去对今天的深刻影响吗?

于是便有了他的成名作——长篇小说《最明净的地区》(1959)。该作以处在野蛮与文明、天堂与地狱之“十字路口”的墨西哥城为背景,全方位地描写了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社会所

① 古印第安神话传说中的雨神。



面临的矛盾与机会、挑战与希望，表现了新旧生产方式和价值体系的激烈冲突。窃以为，伊斯卡·西恩富戈斯是理解作品的一把钥匙。他的名字是印第安人名（伊斯卡）和西班牙人名（西恩富戈斯）的结合。他活像个摆锤，在古代和现代、欧洲和美洲之间不停地摇摆；他更像神灵，超凡脱俗，却又从不同角度俯视和干预着复杂的社会生活。

本书选译的《欧拉》（1962）是富恩特斯的一篇力作，小说问世后不久即被译成多种文字并在意大利搬上银幕。作品所展示的主题依然是：过去在现实中继续，现实是过去的复现。虚构的小说情节陈述了老态龙钟的夫人如何借助于古人的秘方以追回远逝的青春，于是历史的片段在现实中周而复始，循环往返。当然，这是一种象征性表现，由于采取的是幻想而非写实的手法，所以接受起来难免见仁见智。

本书选译了小说集《盲人之歌》（1964）中的几个短篇：《两个埃莱娜》、《道德》、《纯洁的心灵》和《捉海蛇》等，是作者过去——现在——未



来意识的一个明证。小说集的名字本身至少有两层意思：一是古老的信仰，它认为盲人生来能掐会算，甚至可代天传言，深知过去和未来；二是本意，即盲人乃失明之人、盲目之人。作品在探究现实同过去、未来的难以割裂和显而易见的种种关系时，就现代人对于过去和未来的各种姿态进行了冷静的表现。《道德》在揭露和鞭笞宗教的伪善性和人们从善的盲目性的同时，分明显示着新的价值取向（华雷斯^①共和党人的自由）和旧的道德标准（包括具有宗教禁欲色彩的传统生活方式）之间的严重对峙与激烈争斗。《两个埃莱娜》固然是写现实和“未来”的，但现有生活方式与外来新（性）思潮的冲突竟和《道德》一样，结束得触目惊心。其他文章，无论是情感方面的喜新与怀旧，还是生活方面的守旧与图新或艺术方面的继承与创新，也大都置人物于明显的过去与未来、传统文化与欧美文化

^① 华雷斯（1806—1872），墨西哥政治家，印第安人，曾任墨西哥总统。



的纵横坐标中,为读者了解墨西哥及拉丁美洲文化特性提供了颇具悟性的、形象生动的参照系。

富恩特斯深受乔伊斯、福克纳、多斯·帕索斯等欧美作家的影响,但他不甘墨守成规,在艺术上锐意进取,刻意求新。他是拉美文学“爆炸”的一员主将,不仅推动过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发展,而且还是拉美结构现实主义和心理现实主义小说的重要实验者。他的长篇小说《阿尔特米奥·克罗斯》(1962)对小说结构技巧的创新颇有建树,因而它几乎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1967)齐名,在世界范围产生了轰动效应。更为重要的是,小说别具匠心却又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人物弥留之际的特殊心态:对于过去和未来的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多层次的回忆与想像、感觉与知觉。

除以上涉及的作品外,富恩特斯还写有《好良心》(1959)、《换皮》(1967)、《神圣的地区》(1967)、《生日》(1969)、《我们的土地》(1975)、《海蛇头》(1978)、《远方的家》(1980)、《烧焦的



水》(1981)、《老美国佬》(1985)、《克里斯托巴尔·诺纳托》(1989)等中篇小说和剧本多种。富恩特斯获得过西班牙语文学的最高奖塞万提斯奖,目前是诺贝尔文学奖最有希望的候选人之一。

陈众议

目 录

欧 拉



序 言	陈众议	1
欧 拉	朱景冬译	1
查科·莫尔	顾文波译	63
两个埃莱娜	赵 英译	85
道 德	陈众议译	109
纯洁的心灵	赵 英译	139
捉海蛇	江 禾译	171

欧 拉

欧 拉





献给马诺洛和巴巴查诺

男人狩猎和斗争。女人播弄是非和做梦；她是幻想和神灵的源泉。她有第一种幻觉，有使她飞向无限的渴望和想像的翅膀……神灵跟男人一样：在女人的怀里诞生和死亡……

于勒·米什莱^①

1

你读到这则广告；这种美差不是每天都有的。你读了一遍又一遍，觉得它好像专门为你而做的，不是为别人。此刻你正坐在这家肮脏的廉价小咖啡馆里喝茶，心不在焉，让烟灰掉进了茶

^① 于勒·米什莱(1798—1874)，法国作家、历史学家。



杯。你又读了一遍。诚聘一名年轻历史学家。他应该有条不紊，一丝不苟，懂得法语，知识完备，长于对谈，能胜任秘书工作，年轻，了解法国人，如果曾在法国生活过一个时期更合适。月薪3000比索，提供住宿，房间舒适，阳光充足，适合做研究工作。就差你的名字了，广告上就差用最醒目的黑字印上你的大名“费利佩·蒙特罗”了。招聘费利佩·蒙特罗——他早年是享受索邦大学奖学金的学生，之后成了把头埋进故纸堆的历史学家，习惯于在发黄的旧书里发掘，并在几所私立学校当副教授，月薪900比索。见到这则广告，你会不相信，认为是开玩笑。堂塞莱斯街815号。没有电话，请来联系。

你拿起公文包，留下小费。你心想，也许另一位和你的条件相似的年轻历史学家已经看到这则广告，把那个美差抢占到手了。你一面向街角那里走，一面竭力把这件事忘掉。你等公共汽车，燃上一支烟，默默地重复着为了让那些无精打采的孩子尊敬你而应该牢牢记住的日期。你得作准备了。汽车快到了，你察看着脚



上那双黑皮鞋尖。你必须做好准备。你把手伸进口袋儿，摸着里头的铜钱，终于摸到 30 生太伏，紧紧地攥在手里，然后伸手死死地抓住从来也不停稳的汽车的铁把手，跳上车，往里挤，用那 30 个生太伏买了票，吃力地站在拥挤的、没有座位的乘客中间，你用右手抓着扶手，把公文包夹在腋下，若无其事地将左手按在装着钞票的后裤兜上。

那一天你过得和其他的日子一样，直到第二天你重新坐在小咖啡馆的桌上时，你才又想起了那件事。你要了一份早点，打开了报纸。翻到广告栏时，你又看到了那些醒眼的大字：“诚聘年轻历史学家”。昨天没有人去应聘。你看了一遍广告，把目光停在最后一行字上：月薪 4000 比索。

想到还会有人住在堂塞莱斯街，你感到惊讶。你一直以为古老的市中心不会有人住。你慢腾腾地走着，想找到这条街上的 815 号。街两旁排列着殖民地时代的旧楼房，如今已经变成了修理作坊、钟表店、鞋店和冷饮店。门牌经



过改动,中间加进了一些,弄得乱而无序了。13号挨着200号,蓝色的旧门牌——47号——刷上了白粉,变成了“新924号”。你抬头望着二层楼,那里毫无变化。唱机平静地唱着,水银灯光十分暗淡,廉价的小装饰物并没有为楼房的这第二张面孔增添光彩。整幢房子用火山岩砌成,壁龛里供着不完整的圣像,圣像顶上雕着鸽子,石块上刻着墨西哥巴罗克浮饰,阳台上装着百叶窗,还有小窗口、铁皮水落管和沙岩滴水嘴。窗口被绿色的长窗帘遮住。当你望那个窗口时,看见一个人从那里消失了。你又看那爬满古怪的葡萄藤的正面墙,把目光移向下面那褪色的门廊,发现了“815号,原69号”。

你抓住那个门把手,那个磨光的、没有了浮雕的铜狗头——它活像自然博物馆里陈列的狗的胎儿头——徒劳地打算开门。你想像狗冲你微笑的样子,你撇开了那个冰冷的东西。你用手指轻轻地一推,门就开了。在进门前,你回头看了看,皱起了眉头,因为停在街上的那一长串大汽车和小汽车吼着、叫着,急得喷吐着有害的